

古镇春河

□ 雷 琼

当沧海变桑田,当时光埋没很多事物时,程集老长河在这个春天,却以重生的姿态呈现世间。

早晨,阳光漫过魏桥,老长河碧绿的河水,披着粼粼波光,从远方缓缓流来,在魏桥下打了个漂亮的旋,又缓缓地向前流去。桥下停靠的乌篷船,荡漾在水中。几只白鹭,掠过河面,跳跃着划起一片水花。河边高大的楝树,举着一顶鸟巢,里面传来啾啾呢喃,将沉睡的古镇唤醒。

这时,背着铁锹与木瓦工工具的人们,从青石古街走来,在河边开始工作。有的去魏桥下搭建木质栈道,有的去砌青灰色围墙,有的去清理垃圾。河边人家的院落里,也渐渐热闹起来,他们打理各自的临河菜园,或种下春天的花。

李家老茶馆的婊子,在宽敞的院子里烧水,前堂已摆好八仙桌,只等早饭后茶客的到来。

程集粮酒的院子,落在一畦油菜花里,临河的仿古木门半掩。推门进去,仿佛穿越到旧时光阴。老板见到我们便热情招呼,带我

们参观他的“酒王国”。院子两边侧房是对称的仿古木屋,装有格扇门窗,温酒的高台上,视野开阔,越过老长河,可见在对岸正在盛开的油菜花。正屋由三座老屋连通,西边为酒房茶室,东边摆着几张八仙桌,桌上放着程集旧时的桌盒。老板说,文化节期间,“九小碟”会对圈内酒友开放,九种卤菜、糍粑、豆皮,加上他的酒,可混上一整天。老板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中年男人,既怀旧也很潮,觉得生意应该以诚信为首,把酒做好最重要。他打算借文化节这波流量,宣传酒与古镇的渊源,以及其衍生而出的文化。

豆腐铺院内,制作豆制品用的白棉布,晾晒在长长的竹杆上,微风吹来,如飘起的白帆。院中豆香味四溢,令我们嘴馋不已,好在老板娘“豆腐西施”热心豪爽,从冒着热气的大缸里,舀起几碗豆腐脑,让我们解馋。还是那个纯纯味道,任何品牌店都做不出的味道。

据说,政府招商各路本地美食商家,拟在文化节大显身手。

一条河流的重生,一座古镇的苏醒,是值

得用一场盛大仪式来庆祝的。所以,程集古镇,在三月中旬,油菜花绽放之时,举行烂漫文化节。此刻,节前的前奏,已悄然奏响。

其实,近年来,程集改天换地的动静,早就如摇篮般响起。一班勇敢与情怀并存的镇政府领导团队,与热血的程集人,排除万难,不畏艰辛,疏通几近千涸且臭气熏天的河流,给沿河的居民一家一家做工作,当拆则拆,整改拉通修沿河路。两岸还装了气派的太阳能路灯。

老长河的整治,对程集人来说,是一件无比幸福美好的大事。如果我的外公还在世,他一定会在河边支起竹桌椅,摆上瓜子花生,加上几碟小菜,与三五戏友一边喝酒,一边唱戏书,一混一天的。

老长河是程集古镇的血脉,承载着程集人千年的故事与温情,是时光的见证。千年前,我的祖先就是被这条河流带到这里。他们在河岸砍芦苇建茅屋,开垦种植,繁衍子孙,使这片荒芜的土地如混沌初开,一点点走向光明与繁荣。但毕竟历经千年时光,老长

河 flowing 着,就渐渐变老,浅浅的河水再也流不动了,河床杂木丛生。

没有流动的河水,就没有古镇风流。幸运的是,它的子民又让它重生了。老长河的重生,使古镇也焕发生机,让这片祖先留下的土地,变得美好而充满希望。这个春天,应该属于老长河流淌的春水,属于古镇青石街,属于我,属于你。我们将在暖阳下,找到心灵的归属。

暮色降临,倚在魏桥,见薄雾从老长河涸染开来,散在古街的白墙黛瓦上,两岸的太阳能路灯依次亮起,灯光倒影在老长河,无比透亮,仿佛增添了另一个光明的维度。古街的灯笼也亮了。散步的人多起来,有的从古街拐入老长河岸,有的从老长河岸拐入古街,河与街的切换,如此和谐。

文昌宫梵音袅袅,经声悠扬,如一首古老的歌谣,向天地诉说着人们的智慧与坚强。这声音,带着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,回荡在老长河与古街间,使夜晚显得安宁与神圣,仿佛梦境一般。

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,太阳毫不吝啬地将炽热的光线倾洒而下,整个水泥厂仿佛被笼罩在一个巨大的蒸笼之中。我身着那件早已辨不出颜色的衣衫,汗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,不停地从额头、脸颊滑落,可还未等它们滴落到地面,便已被我沾满水泥粉尘的衣服迅速吸附,凝结成一道道白色的汗渍。

肩上的水泥包沉重无比,每一次扛起,都感觉像是扛起了整个世界的重量。脚下的跳板在重压之下摇摇欲坠,我每迈一步,都好似在云端漫步,虚幻而又艰难,仿佛随时都可能坠入无尽的深渊。

我已经在这个成品库做搬运工三个月有余,每日除了那常规的八小时工作,其余的闲暇时光,我也都自愿泡在了这里,与一众男工友们一同挥洒着汗水,出卖着苦力。日子就像沙漏里的细沙,悄无声息地从指缝间溜走,一同流逝的,还有那些或明媚或黯淡的时光,以及深深烙印在我灵魂深处的痛楚。

汗水早已湿透了我的脚丫子,浸湿了鞋子,渗透了身上的每一寸衣物,仿佛我的身体变成了一个泉眼,汗水从每一个毛孔中汩汩涌出。刚刚结束了八小时的早班,疲惫感还未消散,广播站那尖锐的声音便在耳边响起,通知装水泥的车辆已停在了成品库站台,要求业余装车人员立即前往集合。我顾不上休息,急匆匆地跑回宿舍,简单地洗了把脸,从床底拽出那条破旧不堪的麻袋,便朝着站台的方向飞奔而去。

水泥厂成品库位于厂区边缘,紧邻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山区水泥路,这条路如同一条丝带,连接着水泥厂与外面的世界,虽不宽阔,却承载着工厂的生计与希望。当我赶到站台时,已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,负责点名的段长正拿着本子,神情专注地一个个登记着名字。我心急如焚,脚步匆匆,一个箭步冲进队伍,或许是跑得太急,身体失控,一下子撞到了前面的人,差点摔倒在地,引得周围一阵哄堂大笑。我涨红了脸,赶忙稳住自己摇晃的身躯,低着头,试图躲避那些异样的目光。

在这里,装卸工作是自由参与的,大多是水泥厂工人在歇班时自愿前来,所以每次参与的人数都不固定,像一群临时拼凑起来的战士,为了生活而奋斗。

犹记得第一次参与装卸水泥时的情景,那场面至今历历在目。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来干这大老爷们的活儿,在全厂上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大家像看珍稀动物一样看着我,那些女工友们更是围在一旁,眼中满是惊讶与质疑。宿舍的姐妹们都觉得我疯了,在她们看来,这根本不是一个女孩子该干的活儿。我只能苦笑着,心中默默叹息,她们又怎会知晓我的苦衷呢?我并非发疯,只是被生活逼到了绝境,急需挣钱罢了。

那时,我每月工资仅有一百零五元,其中四十五元是以饭票的形式发放,剩下的六十元,我要从中拿出五十元寄回家,余下十元便是我一个月的全部开销,涵盖了生活方方面面。父母生前长期被病痛折磨,为了治病,家

里欠下了不少外债。他们离世后,这沉重的债务便如同一座大山,压在了我稚嫩的肩头,我别无选择,只能扛起这份责任,努力偿还。

水泥厂地处偏远山区,周围环境荒凉而单调。没有郁郁葱葱的树木,没有潺潺流淌的溪水,唯一能去的后山,也只是一片荒芜,除了嶙峋的石头,便是那长满酸枣树和荆棘的山坡,仿佛是大自然遗忘的角落。那条通向村外的水泥路,沿着山势盘旋而上,每次想要出去,都要在这崎岖的山路上跋涉许久,仿佛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修行。

当第一袋水泥被放到我肩膀上的那一刻,我的心猛地一沉,恐惧和胆怯瞬间涌上心头,甚至开始后悔自己当初冲动的决定。

周围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,那目光仿佛在审视一个即将登台表演的小丑,充满了怀疑与好奇。我深吸一口气,戴上口罩和帽子。这帽子的样式颇为奇特,第一次见到时,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,它很像露天电影里日本鬼子戴的那种,只不过颜色由黄色换成了与水泥相近的蓝色,耷拉下来的部分刚好围住脖子,仿佛是为这艰苦的工作量身定制的盔甲。

我戴上手套,做好了一切准备。眼前的水泥堆成了小山,足有一人多高。我看着别人示范,先是弯下腰,让工友将水泥放到我的肩膀上,然后再慢慢起身,朝着站台边走去。

站台边斜搭着两块木板,一直延伸到车厢上,那便是我要走的“路”。看起来似乎并不难,但当我真正迈出第一步时,才深切地感受到其中的艰难。

我学着别人的样子,弯下腰,就在这时,人群中传来了质疑的声音:“你行吗?”这声音如同尖锐的针,刺痛了我的心。我行吗?我在心中反复问自己。但很快,心底有一个坚定的声音响起:“我行,我行,我必须行!”第一袋水泥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肩头,仿佛一座无法撼动的大山,我的身子在重压之下不由自主地向一旁倾斜,差点摔倒。好在旁边有人眼疾手快,扶住了我肩上的水泥。

我咬着牙,稳了稳脚下的步伐,一步一步地朝着站台挪去。当我走到站台旁,小心翼翼地用脚踩了踩那斜靠的木板,试探着它的承重能力,然后鼓起勇气,缓缓地踩了上去。每走一步,木板都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,仿佛在抗议着我的重量。我紧紧地盯着脚下,不敢有丝毫分神,一步一步地朝着车厢挪去。

终于,我来到了车厢上,车上的人赶忙伸出手,接过我肩上的水泥,码放整齐。那一刻,车厢下的人群中响起了一阵惊呼,而没有人看到,我的眼中早已蓄满了泪水,那是委屈、是艰辛,更是对自己坚持下来的骄傲。

从那第一次艰难的装车,到如今,我早已熟练掌握了这门“技艺”。我纤瘦的身影依旧每日穿梭在成品库的站台之间,从最初的需要他人帮助,到现在的轻车熟路,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。水泥厂的姐妹们依旧觉得我疯了,认为我是想钱想魔怔了。可她们又怎会懂得,我曾经经历过多少食不果腹的日子,

那些流浪街头、无家可归的时光,如同噩梦一般缠绕着我,填满了我所有关于饥饿的回忆。在这艰难的人世间,作为一名水泥厂的女搬运工,我唯有拼尽全力,才能活出自己的尊严,才能在这困境中寻得一丝曙光,照亮我前行的路。

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驱散夜色的凉意,我便已早早地来到了成品库。此时的水泥厂,还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,只有机器偶尔发出的轻微轰鸣声,仿佛是它沉睡中的梦呓。我站在那堆积如山的水泥袋前,深吸一口气,感受着空气中弥漫的水泥粉尘的味道,那是一种熟悉而又刺鼻的气息,却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

我弯下腰,熟练地将麻袋铺在地上,准备迎接即将开始的搬运工作。随着太阳渐渐升高,工友们也陆续到来,大家互相打着招呼,虽然脸上带着疲惫,但眼神中却透着一股坚毅。我们没有过多的言语,只是默契地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

一袋袋水泥被搬到我的肩上,我挺直脊梁,一步一步稳稳地朝着站台走去。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着生活的艰辛与希望,脚下的跳板随着我的脚步微微晃动,仿佛是在生活给予我的挑战与考验。我目不斜视,心中只有一个信念,那就是将这些水泥安全地运送到车厢里,换取来之不易的报酬。

中午时分,太阳高悬在头顶,炽热的阳光无情地炙烤着大地,整个水泥厂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炉。我早已汗流浹背,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,难受极了。但我没有时间去顾及这些,只是趁着装车的间隙,匆匆跑到一旁的水龙头下,捧起几口水,一饮而尽。那清凉的水顺着喉咙流下,瞬间驱散了些许燥热,但很快,又被新一轮的汗水所取代。

短暂的休息后,我又重新投入到工作中。此时的我,感觉肩膀已经麻木,身体仿佛不再是自己的,但我依然咬牙坚持着。我知道,我不能停下,一旦停下,就可能会被这沉重的生活彻底压垮。

下午的时光在忙碌中悄然流逝,太阳渐渐西斜,天边被染成了一片绚丽的红色,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。然而,我却无暇欣赏这美景,因为还有几车水泥没有装完。我加快了脚步,心中默默祈祷着能够尽快结束这一天的工作。

终于,当最后一袋水泥被装上车厢,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感觉身体像是被抽空了一般,疲惫不堪。但同时,心中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成就感。我拖着沉重的脚步,缓缓地朝着宿舍走去。一路上,看着夕阳的余晖洒在身上,我突然觉得,这一天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

回到宿舍,我简单地洗漱了一下,便倒在了床上。身体的疲惫让我很快进入了梦乡,在梦中,我看到了自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,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那一刻,我脸上露出了甜美的笑容,仿佛所有的苦难都已离我远去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,我在水泥厂的搬运工作依旧继续着。虽然艰辛,但我从未

想过放弃。因为我知道,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,才能改变命运,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

在这漫长的搬运岁月里,我也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工友。他们有的和我一样,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;有的则是为了自己的梦想,努力攒钱,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在休息时,会互相分享自己的故事,互相鼓励,互相支持。这些温暖的情谊,如同黑暗中的明灯,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,让我在这艰难的生活感受到了了一丝人间的温暖。

有一次,一位工友在搬运水泥时不小心扭伤了腰,疼得直不起身来。大家纷纷围了过去,有的帮忙查看伤势,有的则跑去通知厂医。那一刻,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我们这个群体的团结与友爱。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,有着不同的背景,但在这水泥厂的搬运工岗位上,我们却成为了彼此最坚实的依靠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的身体也逐渐适应了这份高强度的工作。我的肩膀变得更加宽厚有力,手上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,那是我努力生活的见证。虽然每天依旧很累,但我却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力量,一种不屈不挠的力量,这种力量支撑着我,让我在这充满艰辛的人生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。

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,水泥厂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。冰冷的水泥仿佛与寒风融为一体,每一次接触都让人感觉刺骨的寒冷。我的双手被冻得通红,麻木不仁,但我依然紧紧地抓住水泥袋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那天,天空中飘起了雪花,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水泥上,瞬间融化成水,让原本就湿滑的地面变得更加危险。我小心翼翼地走着,生怕一不小心滑倒受伤。然而,尽管我已经十分小心,还是在一次搬运过程中脚下一滑,差点摔倒。好在旁边的工友及时扶住了我,才让我避免了一场意外。

那一刻,我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,心中感慨万千。这雪花如同生活中的苦难,无情地落在我的身上,但我不能被它打倒,我要像这冬日里的松柏一样,坚韧不拔,顽强地迎接每一个挑战。

就这样,在水泥厂的日子里,我经历了无数个这样的日夜,有汗水,有泪水,有欢笑,也有痛苦。但每一段经历都成为了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,让我更加懂得珍惜生活,珍惜每一份来之不易的收获。

直到有一天,我终于还清了家里所有的债务。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,心中无比轻松。我站在水泥厂的院子里,望着那熟悉的厂房和忙碌的工友们,心中充满了感激与不舍。感激这段日子里生活对我的磨砺,不舍这些与我一同奋斗过的工友们。

虽然我知道,未来的路还很长,还会有更多的困难和挑战等待着我,但我不再害怕。因为在水泥厂的这段日子,已经让我拥有了一颗坚强的心,无论遇到什么,我都相信自己能够勇敢地面对,坚强地走下去,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

傍晚,清风拂面。下工了,姑娘们扛着锄头,一路谈笑风生,风风火火往家赶。那场景真有“遍地英雄下夕烟”之感。于是,我的脑子里又浮现出乡村歌谣:“荷把锄头在肩上,牧童的歌声在荡漾……”仿佛自己已融入在暮归的人群之中。

锄头,农家常用的工具。它总是被农人磨得口子发亮,在田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威力。伟人的诗句常在我脑中闪念,“天连五岭银锄落,地动山河铁臂摇。”银锄落地,撼山岳,震江河,改天换地。人民移山倒海的威力在银锄上闪光!银锄改写着旧山河的面貌。

那火红的大集体年代,生产队老农看田总要扛一把锄头,去秧田间搭搭泥巴,开缺缺口。到大田间掏通厢沟,挖缺放水。大干田园化,开挖格子河。男女老少齐上阵,面临高高的墩台,面对板结的土块,挥舞铁锹锄头,一锹一锹,一锄一锄,与像石块一样坚硬的黄土碰撞出金星的火花。掘地千尺,挖穿墩台,一条条小河破墩而过。做大堤,挖大河,哪一处少得了锹和锄,这银锄的威力不是开出了河流之花么?

银锄,它有多种类型。锄头、挖锄、角锄等等,各有用武之地。那大片大片的庄稼,祖祖辈辈不是靠锄头“锄”出来的么?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”农人挥舞银锄,汗流浹背。禾苗在锄头下抖擞身子茁壮生长。银锄的功夫不可没。夏管之时更是锄头的旺季。一般的农作物要锄上两三遍,虽然人工不那么高速,但锄头的工夫没有别的节省,“锄”出的庄稼就是不一样。老父亲常说,锄头口里出黄金。就是要勤快锄地,松根除草、保墒护苗,让庄稼长得青绿发亮,花扑扑,籽粒满。锄头的力量让庄稼遍地生花!

虽然现在种田靠机械耕整,有除草药剂,但农家仍然保留着锄头的一席之地。商家出售的锄头种类增多,挖地锄不的、挖各种作物的、平原山地所用的,样式各一。

木把的、铁把的,锄头角度有平的,也有陡的。款式多,用途广。但应用在农家的还是平常锄地的那种锄头。

老父亲给我们留下一把锄头,那把锄头的“舌头”已有些锈蚀,老人家用锄头挖地不止。那年月,老父亲负责生产队的田间管理。上百亩白田和水田都留着他荷锄劳作的足迹。那田头地角犁耙不到的地方,那一条条的厢沟,那一块块菜地,那路上一个个的缺口,是老父亲用锄头锄出来的,用锄头扒沟扒出来的,用锄头把坑洼洼填补好的。父亲所用的锄头,从解放前到解放后,从大集体到单干,从年轻到年老,直至脊背驼了下来,锄头仍没有离手。不知用“熟”,用“烂”了好多把锄头。老父亲被人们赞誉为“老愚公”。他“挖山不止”的精神在锄头上流传后世!

他的儿媳接过老父亲的锄头,成了锄地的好把式。她不光有使用锄头的技巧,更有吃苦耐劳的精神。

大集体年代,儿媳婶大妈大块大块的黄豆和大片大片的棉花,“薅”得又好又快,被人们称赞为“铁姑娘”。生产队经常奖励她“搪瓷缸”和“锄头”。分田单干了,儿媳的锄头更是出了名。那些棉花、黄豆和油菜都在她的锄头下吐出了“金子”。一天下来,她要薅一亩多地,而且锄头到位,无漏草,起土均匀。虽然劳累,但她从没有趴下。“铁姑娘”精神就在庄稼地里开花结果!

而今,我从学校退休了,依然是农家本色,和老伴打理着几块菜地,锄头也成了我的好伙伴。每当到菜地劳作,种着各种蔬菜的田块都是我耕耘的地方。锄头在我手上左右开弓,我不时更换左右两种姿势,用锄头薅蔬菜成了我的拿手戏。舞弄锄头仿佛成了我手中的画笔,我要在田园作画,在菜地描绘出最新最美的“蔬菜图”。在节假日,我让孙儿们走走田野,逛逛菜地,让他们也学会使用锄头,让锄头精神代代相传!

单干种田,有时还呈现出火热的场面。前些年薅棉花、黄豆和芝麻还得请工。那些婆婆、姑娘们聚拢来,人手一把锄头,在田间摆开阵势,银锄落地,锄把闪闪,既有速度,又有质量,大伙齐用力,并排向前行。那种朴实、勤劳、苦干、合作的精神就在锄头的口子上闪亮!

郁郁葱葱的庄稼地里,处处闪烁着银锄的身影。人们虽然劳累,但也体现出劳动的乐趣。河堤旁的水田里,一条大青蛇昂着头“梭”起层层浪花,人们举着锄头追赶大青蛇。由于蛇在水田里“梭”得很快,就在人们“打蛇、打蛇”的吆喝声中,大青蛇早已溜之大吉。那是墩台前的一大片棉花田,农妇在田间薅棉花。突然间从田沟里蹦出几条像黄鳝鱼一样疾跑如梭的小动物,从路人的脚下窜过。行人大吃一惊,“这是什么呀?”农妇笑着说,“别怕,这是黄骨蛇,它经常和田间奔跑。”早黄豆绿油油的,长势喜人。姑娘们正薅着黄豆,碰上了一只只野生的小灰兔。它们在田间窜来窜去,偷食黄豆叶。人们经常用锄头拦截、捕获小灰兔,并把它们带回家让小孩饲养。那捕捉小兔子的场景好一阵热闹。秋夜,我们坐在门前歇息。突然从屋上滚下一团东西,“啪”的一声掉在地上。那是一条红花蛇,好吓人的。我们随手操起一把锄头打死了那条蛇。这锄头在紧急关头是人们最拿手的工具,田间劳作离不开它,驱赶野兽动物也要用到它。锄头,农人的好帮手。

银锄,打草开荒,挖地锄禾,铺路填坑,应急使用,是人们的好工具。它为人们服务,损耗自己,带来财富。农人吃苦耐劳的锄头精神世代相传,永不磨灭!

银锄落地地生花

□ 曾繁华

公益广告

绿色生活 低碳出行

深化文明创建
争做文明市民

监利市融媒体中心 宣